

故事与人物的相生相克

段崇轩



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塑造了知识分子典型形象，图为小说首发时的插图

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幕“情景”，一种有人有景的画面，等等。此时他的写作目标十分重要，是写一篇以故事为主、揭示社会现实的小说，还是写一篇以人物为主、创造审美形象的小说，将决定着他的创作思想、方法以至最终的艺术“成果”。

上世纪80年代的塑造人物理论特别是文学主体性理论，对那时的作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诞生了众多出色的人物形象。譬如作家王蒙，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皆擅，塑造了知识分子、老干部、新潮青年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不

仅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人物，也有浪漫主义的意象人物，还有现代主义的荒诞人物。譬如作家蒋子龙，他在一系列的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中，雕塑了多姿多彩的普通工人、技术人员、工业领导者人物，其中又有开拓者、改革者形象。他的小说既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又有浓重的浪漫主义气派。

在小说创作中，故事与人物，很多情况下处于纠缠、矛盾、背离、克损的状态。一些小说家在写作中，沉溺于故事的叙述、情节的铺陈、细节的描绘中，使人物在作品中没有行动空间、立足之地，更难以成为小说的主体。作家对描写的人物不熟悉、无认知，人物成为小说中无生命的“物”。充斥在作品中的，是物质世界、世俗生活。有些青年作家对小说“三要素”缺乏清晰认识，对人物理论更无自觉把握，因此在小说中就常常出现故事与人物分离、矛盾、相克的现象。

双塔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品味所在。太原的饭菜好吃，双塔副刊好看。祝福三晋大地！
马步升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副刊是一张报纸的品味所在。太原的饭菜好吃，双塔副刊好看。祝福三晋大地！

马步升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日

马步升，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曾任甘肃省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主席。发表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八百万字，获奖若干，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骏马奖评委。代表作品有《北京不是你的家》《走西口》等。

交错时空 激荡精神

——《大河之魂》的结构特色

陈李芳



左图：《大河之魂》书影 右图：壶口瀑布气势雄浑 孙小莉 摄

“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梅钰最近推出的长篇小说《大河之魂》（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为我们带来新震撼。

小说以新时代新农人“我”成立苹果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故事，追溯清康熙年间中村村民张鸿业，组织沿河六村成立股份制企业雏型“六股头”旱地行船的老故事，书写黄河儿女的情感起伏，全方位多层次呈现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再现黄河儿女不屈服于命运、奋力突破生存困境的场景，弘扬富于时代意义的“壶口精神”。

关于《大河之魂》的思想价值立场或叙事动机，梅钰在小说首尾部分予以揭示。“按照人类计时方法，我穿梭上下五千年，发现壶口始终被同一团魂萦绕，从大禹凿开孟门发现壶口瀑布那一刻起，它就临照一滩人，按照它的规律主宰。”“这团魂”，是梅钰在现实与历史间架设的桥梁，她借此叩击故事大门。一方面“这团魂”化身现实中的“我”依托壶口旅游资源、发展电商事业、为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铺路搭桥，参与推动吉县苹果走向远方。另一方面，“这团魂”历史地站在全知视角，回溯清康熙年间壶口沿岸故事。还有“一团魂”不容忽视，十八岁失去丈夫的玉秀。玉秀是六村女子拉船第一人，在龙王辿挣下窑洞的女子第一人，六村挺起腰杆开始营生的女子第一人，令人柔肠百转、荡气回肠。

《大河之魂》艺术结构上的繁复宏阔，表现在作品结构营造的对称性。小说共六卷，每一卷可分成三个相互独立又分别藕断丝连的部分。每卷第一章讲述现代“我”与吉县苹果缘起及公司发展壮大，和祖先张鸿业创立“六股头”的千丝万缕关系；每卷中间部分，讲述祖先张鸿业建立“六股头”过程中的一些挫折及其他。这些章节分布具有整齐对称的建筑美。每卷“叙”部分相对独立，又与中间章节有些许联系，实际阅读过程中，历史——现实——叙的编排部分颠覆了整体对称，梅钰对于章节对称性与均衡感的毅然打破，使作品拥有鲜明的现代性。

《大河之魂》艺术结构还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从时空跨度看，《大河之魂》采用“复调式”叙述，有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从人物关系看，《大河之魂》历史线索主要包括每一卷中除第一章外的其他章节。历史部分又可划分主次两条线索。祖先张鸿业与“六股头”的故事是主要线索，采用第三人称；“叙”部分属次要线索，采用第一人称。与现实部分比较，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重心很明显落到历史中的张鸿业与“六股头”这一部

分。从时间关联看，各卷第一章与“叙”部分共同讲述现代故事，均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严格来讲是不同性格的不同人物，是相对独立的不同线索。从叙述视角看，整体文本中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方式与全知式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进行了交叉混用。

梅钰采用巧妙的家族延续方式，把不太相干的历史与现实两部分扭结编织成有机艺术整体。如“我回故乡思谋苹果出路”中的“我”与堂弟，是历史部分张鸿业的后代；“郭臻”是历史部分郭明道的后代；“叙：寻找不在”中“我”是历史部分张勤善的孙子；“叙：最后一刻”中“我”是“宝蛋”，历史部分张鸿业的儿子。“叙”附着巧妙，这样处理使人物关系更亲密，绵延的生命几乎与先辈做着相同的事情，一代代人不过是一次又一次轮回。

每卷被梅钰处理为“第三部分”的“叙”，不仅巧妙汇集现实与历史两条线索，且艺术地给出大河书写的延伸意义和价值。写实层面讲，大河实质上只是从大禹劈斧孟门现壶口起流淌至今的河流。象征层面讲，标题“大河之魂”源于历史长河给人们的精神信仰。倘若把《大河之魂》中现实与历史相交织的书写与回溯时间的象征意味相结合，“大河之魂”拥有沿时间河流上溯的意味。小说的时间跨度是从现实追溯到清康熙三百余年。与其说《大河之魂》是一部书写大河的长篇小说，不如说梅钰的根本主旨在于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关注与书写。

小说的文字貌似轻灵又犀利，引导读者思考社会问题。如“叙：为爱守望”——这是一个普通村庄，村人在眷恋中出走，在背离中眷恋。无数乡村的缩影，象征意义明显。梅钰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对子孙辈对乡土的养老与背离隐忧担忧，对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养老、教育、道德等问题的深层思考，令人警醒……一个个问题抛撒，梅钰的人道主义情怀潺潺缓缓，批判性与温情缠绕，叩问、警醒着现代人。

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文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传承与歌颂。其中“叙”部分的批判比单纯的讴歌与颂词更富魅力。离开传统视野，重新审视，从现代小说的创作看，作家们淡化人物、环境、情节，想要获得超越时代的、不因时代结束而结束主题价值的、贯穿于漫长的人类社会甚至具有宇宙性的永恒主题。由此看来，《大河之魂》文本中非物质文化及“叙”中批判部分属锦上添花。

总体而言，《大河之魂》是一部沉稳厚重、以大河为叙述对象、对现实与历史进行双重审视与反思的长篇小说。

作家出镜助力文学传播

霍艳

近年，作家越来越多地在公开场合露面，积极投身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中，除了参加读书会沙龙、讲座、朗诵等与文学相关的活动，还参与录制综艺节目和直播、脱口秀等网络节目。刘震云、余华在综艺节目上妙语连珠，莫言在直播间风趣幽默，梁晓声、麦家真挚分享人生感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家正通过展现鲜明个性的形象来帮助文学走向大众。

作家形象建构的风潮最早是从青年人开始，和青年作家不同，传统作家呈现出一种和作品的反差感。打破过去严肃、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幽默睿智、接地气的的一面，让读者惊呼“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原来作家可以这样”，拉近彼此距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余华，余华的作品以冷酷、暴力、渲染人生苦难为风格，而他本人则风趣幽默，玩世不恭间消解了沉重。他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甚广，展现出极强的综艺感，为人们奉献了许多爆笑的名场面和梗，被戏称为“把悲剧留给读者，把快乐都留给了自己”。总以一副严肃面孔出现的莫言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段子手”，但风格偏冷幽默，在《收获》杂志65周年庆典上，余华和莫言有一场对话，讲述两个人共同走过的30余年创作历程，莫言幽默地表示余华并非自己的对手，也从来没有形成威胁。这经典一幕被读者戏称为“文学史上的对决”“文坛大佬互怼”，成为热议的焦点。

年长一辈的作家有着丰厚的人生积淀，擅于扮演人生导师的角色，他们更侧重人生、文学经验的分享，给予读者启发。综艺节目《我在岛屿读书》里，作家们回顾创作之路、分享阅读经验，当他们动情地怀念起文坛老友史铁生时，场面令人动容，一部生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徐徐展开。麦家在直播间坦陈频繁退稿曾让他备受打击，但那些失败经历也不停地敲打、锤炼着他，最终造就了他能坚守、忍受失败的钢铁品质。而童年的不幸让他更早地去审视人性的阴暗、在写作中真实地抵达人性。

作家入设的建构也离不开读者的参与。读者除了开启共情机制，还把作家、作品里的人物、自我重叠为一个整体，锻造出新的身份认同，文学阅读也由此变成一种创造性的实践。青年作家陈春成和《夜晚的潜水艇》出现，接受群体变成了更加个性、自我的“Z世代”，那些在现实世界里的年轻人通过作家作品得以相遇，有了共同寻找人生的丰富可能。

作家打造人设是否有助于文学走向大众？答案是肯定的。借助新媒体，作家不光能生动诠释创作理念、激发阅读兴趣，还改变了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流露出真性情的一面，让读者感到亲切。青年作家凸显的是个性和共鸣感，像朋友一样陪伴读者成长，中年以上作家则像长辈一样循循善诱，带给读者人生的启发。但作家打造人设更多是提供让大众靠近他们的契机，不该以牺牲身上的独特光华为代价，也不该把自我形象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让“文学”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作家的生活还是应该紧密围绕文学，首要任务仍是创作出优秀、打动人的作品，过于娱乐化会导致大众难以严肃的心态看待他们，也消解了文学的崇高性。

一家之言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来源于百度

水边散曲

陆春祥

故乡是一本大书，似乎永远也读不完，越读越深奥。

故乡也是长在你脑海里的那朵鲜艳的花，似乎随时可以采摘呈现美。

写作者最想做的是，便是让他的故乡显得与众不同，而且还要足够的与众不同。虽然，地域、经历、年龄、民族，或者性格，每名作者都不会完全相同，但许多作者笔下的故乡，几乎都有让人读了无奈的陈词。《水边的修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想尽力呈现一些不同，就如法国诗人缪塞说的那样：我的杯虽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本书的写作，我起先有几个奇思妙想的角度：先变成一只自由的飞鸟，大江、群山、动植物、生民，任意俯瞰，一目了然，想飞哪里就飞哪里。又想变成一棵长在富春山上的树，一棵桐树吧，饱经风雨，栉沐时光，闲了就与桐君、严光聊聊天。还想变成富春江中陪伴严光的一条大鱼，自然得是鱼的精灵了，躲过《富春山居图》中那几竿浅浅的鱼钩，又躲过渔民细密而结实的渔网，再躲过日日用向江中的张牙舞爪的长铁滚钩，避开所有的不怀好意，感知水的清冽、江的凝重，自由闲适生活。

又一一自我否决。

奋飞在空中的鸟，每每看到富春山上那闲散的白云，常自愧不如，要是一朵白云就好了，不为生活奔忙，整天这么浮游。做一棵伫立不动的桐树，虽说有足够的独立思考，虽说可以随意铺展根系，但思而不能有啥意思？它想行走啊，它一直想做一棵能行走的树，这一点，它远不如它的种子，种子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看见两岸的人们在树底下洒扫出一袋袋的枯叶，鱼就知道，枯叶们又收走了树的青春，它在江中又生活了一年。它倒不怕人，它怕它的同类，不少同类都想尽办法要将对方吃掉。它也怕黑暗，幸好，这江中流动的，大部分都是亮晶晶的清波。

接下来，就是你们眼前看到的这本《水边的修辞》。

桐庐县地图的形状，有点像一片长条的树叶，母亲河富春江与她的支流分水江呈丁字形紧密相交，她们滋润着这片树叶上的每一位子民，从古到今。

水边人，水边事，《水边的修辞》分“你”“我”“他（她）”三卷。“你”卷，水边古人，故事悠长；“我”卷，水边的我，故乡回望；“他（她）”卷，水边今人，传奇人生。

我一直想写一本意义广阔一点的书。

我创作的“历代笔记新说”系列，侧重内容上的挖掘探索，我读历代笔记，是想发现个中蕴含着千年思想的灵光。《九万里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东西南北中的逍遥游历，侧重对深邃历史与广阔地理的一种零距离感知。而《水边的修辞》，水边只是地理方位；修辞，我取《易经》中“修辞立其诚”之意，“修辞”仅仅是手段，“立诚”才是目的，寻找好的文辞，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品德。故我的“修辞”有两义：一是良好的表达，叙述语言，尽力追求有文、有思、有趣；二为真实的表达，“你”“我”“他（她）”三卷均为诚实记叙。虽是眼前的波浪，但我知道，富春江与所有的水都有联系，它一定会流入钱塘江，再入东海，再汇入太平洋的。

万物皆有灵，包括植物与水。

富春江的清流，与隐士桐君、严光、黄公望等的气质极为匹配，与诗人谢灵运、杜牧、范仲淹、苏轼、陆游等的审美也极为吻合，两千多年来，因江生发的七千多首诗词，都可以证明这种奇妙。现在桐庐段的富春江，皆为二类水质，有的地段，水质已经达到一类。在她的怀抱里，春水行舟，如坐天上，或者，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古人体验过的，今天依然可以体验。

我深知，尽管也是陈词，散乱片段与宏大叙事相距极远，但好在故乡不会计较，我只是为了看清楚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地方，所有的迷茫与追问，都带着我少年时疼痛的体温与坦诚的思索。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富春江灵秀婉约